

文藝跃进叢書之二

站起来的人们

ZHAN QI LAI DI REN MEN

(小說 散文 特寫选集)

黑龙江省文化艺术跃进展览会 編
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文藝躍進叢書之二
站起來的人們
(小說·特寫·散文集)

黑龍江省文化藝術躍進展覽會 編
中國作家协会黑龍江分會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1959年·哈爾濱

(文艺跃进丛书之二)

站起来的人们

(小说·特写·散文集)

黑龙江省文化艺术跃进展览会编
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哈尔滨道里森林街副14号) 黑龙江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001号

地方国营建设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公厘 $\frac{1}{32}$ · 印张6 $\frac{1}{8}$ · 字数143,000 · 印数1—10,000

1959年4月哈尔滨第1版 1959年4月哈尔滨第1次印刷

总号: 813

统一书号: T10C93·197 定价: (6)四角六分

編輯 例 言

从1958年12月初到1959年初，黑龙江省在哈尔滨举办了一次全省文化艺术跃进展览会。参加展览的有牡丹江、嫩江、合江、松花江、黑河五个专区，哈尔滨市、军队、铁路等九个单位。这次展览会反映了全省生产大跃进以来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概貌与所取得的成績。并通过各种文艺形式生动地、具体地宣傳了党的文艺方針，介紹了群众文艺活动的經驗和群众創作的优秀作品，以及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工农作者。为了更好的繁荣文艺創作，开展文艺活动，使文化艺术工作更好的为实现我省社会主义建設更大、更好、更全面地跃进服务，我們与有关部门商定，将展览会上的部分展品加以整理，并选择一些报刊上发表过的作品，編印一套文艺跃进丛书。

文艺跃进丛书共分六册，包括：詩歌选集、小說特写散文选集、曲艺选集、歌曲选集、戏剧选集、文化艺术工作經驗选集。分別由省文化局、省作协分会、音协分会、戏协分会、群众艺术馆編輯，由省人民出版社出版。

由于編輯这样一套丛书，在我們來說还是第一次，加上時間的仓促，編选范围如此之广，缺点一定不少，很可能使某些优秀作品被漏选，某些好的經驗沒有編选进去。这就期望广大讀者多多批評指正，待今后有条件陸續編选时再行弥补。

黑龙江省文化艺术跃进展览会

1959年1月

目次

• 小 說 •

站起來的人們.....	車間主任	郭先紅 (1)
一張才开头的大字報.....	工 人	韓統良 (5)
燒 荒.....	庄 員	孟宪周 (15)
我和王師傅.....	理髮工人	吳明远 (25)
归 途.....		佚 名 (45)
决 战.....		王 皎 (53)
阶 級 友 愛.....	解 放 軍	童英齡 (64)
黃 大 姐.....	解 放 軍	謝 树 (74)
咸 陽 之 战.....	少 將	王誠汉 (93)
魚鱗閃光的日子.....		罗 頤 (101)
暴風雨之夜.....		林 哨 (110)
礦石下山了.....	工 人	张恩需 (114)
火舌舐着夜幕的时候.....	工 人	黎 刚 (117)
接 媽 媽.....		礪之千 (119)
夜 歌.....	农 民	张喜彦 (123)
垫 道.....	农 民	高凤閣 (124)
搬 家.....	农 民	蔓 菁 (127)

特 写

- 兩支“火箭”……………采訪張介凡、張文 執筆張介凡 (130)
- 秋夜爐火染紅天……………工 人 小 兵 (145)
- 一件英國造的刀具……………邵長青 (147)
- 扶犁的人……………魯秀珍 (154)
- 又吃了一驚……………苗 欣 (161)
- “雙反”運動點滴
- 典 型……………韓 磊 (166)
- 憶 戰 友……………工 人 韓志幫 (169)
- 我的願望實現了……………庄 員 凌國華 (175)

散 文

- 下鄉隨感……………劉 適 (181)
- 紅綫上升的秘密……………程樹榛 (183)
- 躍 進……………工 人 韓統良 (186)
- 雅爾塞散記……………宣揚·顯忠 (188)

站 起 來 的 人 們

車間主任 郭 先 紅

那位某資本主義國家著名的老專家，物理學博士，在他歸國的前夕，從上海給我廠來一封很長的感謝信，其中有這樣一段：

“請那位年輕的車間主任及各位辛勤勞動的工人，能原諒一個科學家，曾因贊揚那些精制的產品而懷疑了他們的双手，又懷疑了他們制出的那些精密的機床；及由此而產生的一些不禮貌行為。我再一次請求諒解，並願將在中國的一切良好印象帶給我祖國的人民。”

我在各式機床轟隆隆的響聲中，看完了總工程師轉來的信：一個月前，那位來廠參觀的老專家，震驚的樣子，又清晰地出現在眼前。

早晨，我習慣地來到了“沖片”小組，倒不是我這個車間主任偏心，也不是留戀自己使用過的床子，我總覺着“沖片”是“電度表”中最主要的另件之一，是“電度表”的心臟，所以每天我要不到這轉游一趟，總不能安安逸逸地坐在辦公室里。

我轉了一圈，聽到每部機床，都在有節奏地響着，我心中充滿了快樂，正在剛要離開工廠的時候，廠部總工程師陪着幾位穿着西裝的客人，迎面進來了。

和總工程師並排走着的，是一位雖然留着分髮而禿了頭頂的老年人，唇上還留着一撮小胡子。他手里拿着文明棍，肩上挂着照像機，我看到這個裝扮，便猜度着：他是做什麼的呢？大概不

是什么“教授”，也一定是“学者”“專家”。判断是正确的。

正这时，总工程师上前一步向教授說：

“这位就是我們这个車間的主任。”

根据以往的經驗，有总工程师陪着到車間來的，都是早和厂部联系过的知名人氏，我慌忙地伸出了欢迎的手。

对方知道我是这个車間的負責人，便慢慢地脫去了白色的手套，輕輕地和我一握，就縮回去了。我立刻感到，他的手和他的鑽石戒指一样，都是冷冰冰的。

“那來这么个‘教授’？”我想：“他頂多也 不过繞上三分鐘就会走的。”

他并没像我想的那样很快走开。他不紧不慢地一步一步走着，一边走一边看，从来自 布达佩斯、列宁格勒的各式机床边走过；到了中國國产的机床 前面，动作更緩慢了，二目有神地注視着正在开动的國产工作母机。

形狀極其复雜的“冲片”随着工人熟練的双手，以每秒冲击兩次的速度进行着。教授的目光，也跟着工人的快速操作，而更加聚精会神了。

咦！难道教授对國产母机，对电度表的这个另件，特别 感到兴趣？我正在这样想着，教授由站着看而弯下腰來細瞧了；文明棍也变了位置，不是拿着而是挟着了。

我很佩服年青的李师傅，还是照样不慌不忙地操作着，机床有节奏地响着，“冲片”源源而出。

“外行看熱鬧，行家看門道”，他不但会看門道，而且傾听起机床的运轉声和“冲模”的冲击声。

“这样的，每班出二万五？”教授說，有些口吃，像上海，又像苏北口音。

“是这样。”我答，很佩服教授的估計。

“每套模子的总产量呢？”教授又問。

“平均80万到100万次。”

教授露出了滿意的神情，順手拿起一片剛沖下來的“沖片”，在“活”的四周輕輕地摸着。他是凭触觉(若不是有多年經驗，是不会有这一手的!)來衡量“活”的毛刺大小和不平度的。根据他的一举一动，完全可以断定他是个老內行，你看他那“看”，“听”“摸”，可真不簡單，无怪乎有那么大驕勁！

“下一道是什么？”教授放下“沖片”像考学生似地向我問。

“終鉚。”我答着，但心里想：“就是有兩套儿，也未免太驕傲了。”

“終鉚，不清洗的？”

我說：“我們的工藝过程規定不清洗，因为清洗既麻煩又浪費汽油，只要保持清潔，部件总是不沾油污的。”

教授怀疑地摇了摇头說：“我看看你們的終鉚件。”

我們一起來到了終鉚工序机床旁，这时，太陽已經升得太高了。陽光透过大玻璃窗，照得一些物件閃閃發光。還沒等我介紹，教授伸手拿起一个剛鉚好的“沖片組合件”，但他並沒有立刻看；不慌不忙地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烟斗。

要吸烟嘛，教授也不会这么不懂規矩。我正想着，教授像变魔术一样，用手輕輕一推，在烟斗下面，露出一个單目放大鏡。說老實話，这样好玩好用的东西，我是头一次看見过。

教授拿起这50倍的放大鏡，閉起一只眼睛，仔細地端相我們的“沖片組合件”的質量。我和总工程师的眼光不自覺的碰在了一起，見总工程师微笑的臉上，絲毫也沒有帶一些緊張的樣子。教授一連看了几个之后，慢騰騰地收起了他的‘烟斗’，摘下了他的金边眼鏡，很激动地握着总工程师的手說：“想不到，想不到，干的太好！”在这贊揚声中，教授長長地嘆了一口气，似乎还含有一股很大的不高兴味道，我很不明白是因何而起。

“我們还有哪些嚴重缺点？”总工程师問。我也在这样想着，

便用胳膊肘碰碰站在我旁边的总工程师，意思要他再問，但总工程师并沒再說。

“这机床，中國制的嗎？”

教授这話說的很輕，但它像霹雷一样，貫进了我的耳朵。总工程师瞅我一眼，还没等他來回答，我便指着机床說：

“您沒看見在这上面标 寫着，‘中國，沈陽机床厂’的牌号嗎？”

教授既沒有再看牌号，也沒表示什么，轉身向我說：

“你們的电度表另件，生产的数量和質量都很好，这机床的生产很好！”

“不，我們正在追赶美國的‘西屋’，英國的‘弗蘭梯’。”我說。

教授似乎对我說的話又有了新的怀疑，于是我便按着我的習慣，就地上用手划着怎样改进的示意圖。教授听着，并不时地点头，大概是贊同了我講的話。我剛說到十年，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在这上就可以赶上英國的时候，他突然問我：

“你是工程師嗎？”

我搖了搖頭。

“那么，你是从那个大学畢業的？”

“我沒上过大学，是由工人提作車間主任工作的。”

我說的本來是句很平常的話，但驚得他呆呆地仔細地看了我好半天，仿佛我这个具体的人，一个不到30歲的車間主任身上，有着不可思議的神密……终于在教授那老繃而白淨的臉上，露出了一絲微笑：

“謝謝，中國的工人，給我一次深刻的教育。”

說罢，又向总工程师很有礼貌地点点头，迈着闊步离开了車間，參觀就这样結束了。

这是一个月以前的事了。教授走后的第二天，我才从总工

程師那里知道，他是國際上有名的儀表專家。

二十年前，這位得到學位的專家，也曾以參觀團成員的身份，來到過偽“滿洲國”，他隱約地記得，在大街上，除了穿“國防”色軍裝的軍人，穿華而西裝的商人，就是些衣服襤褸，面黃飢瘦，髒里髒氣的人們。“不文明”“東亞病夫”，“只能依靠外國”，好像成為當時的天經地義；這回他又看到了我們的今天，那就難怪他有所懷疑。所以在座談會上，專家不但不得不贊揚了這個廠的產品，而且也毫不隱諱地說出，他對這些精密的機床，出產在中國的事實，也曾表露過懷疑。

在儀表專家來信的最后，有這麼一句話：

“毛澤東先生說的，是個事實，你們中國人，真的站起來了！”

1958·2·8日午夜

注解：“電度表”是一種記錄電量的儀表，分工業用與民用兩種

“沖片”是用矽鋼片材料利用沖模沖成，每台電度表用量很大

“沖模”是專門用于沖制沖片用的工具，將沖模固定在機床上每沖擊一次即沖出一個活來

“毛刺”是指沖出的零件四周有飛刺，毛刺大質量就低，毛刺越小越好

“終鉚”是將沖片最后鉚在一起

“沖片組零件”是將24片沖片鉚在一起，即為組零件

一張才開頭的大字報

工人 韓統良

下班的人全圍在這裡看這樣一張大字報：

“領導、師傅們：

我不會寫什麼長篇檢討，反正我知道要不是大伙用大字報幫助我，我是會走下坡路的。我向大家保證：在第二個五年計劃

中，决不象过去那样白活下去了。……”

車間里的人，看了這張大字報象有了喜事一樣互相議論着。有人說：“宋起臣这回好了……”有的說：“敗子回头金不換哪，你們这回看宋起臣的干劲吧！”从外車間來的人，看大伙对這張大字報这样感兴趣，也全想知道宋起臣是怎么个人。在人群里就有人問：“宋起臣是誰呀？”

“你耳朵真不管事，宋起臣就是我們車工組的‘宋委屈’，不知道名你还不知道外号？”听說話的这个冲勁就知道是韓曙曉。車間刘支書管他叫“寒暑表”，这到不是字音相近，而是韓曙曉对一切事看的很敏銳，什么事在他身上起的反应最快。刘支書就說他象寒暑表一样。所以大伙全叫他寒暑表了。他一边和那个人說話，一边看着大字報，从他臉上的表情看，象是說：“我們宋師傅好了，把委屈宋（送）走了。”

“宋委屈”这外号是在前年春天的时候叫出來的，那时他是工会小組長。还有一个叫陈永林的是团的小組長，因為他們这个小組是一个先进的生产小組，連着好几年都超額的完成了生产任务，組長——市劳动模范張一新經常开会去，所以这个小組的事就由他倆核計着办。陈永林比宋起臣晚入厂一年，陈永林很尊重他，每核計一件事他都宋師傅長，宋師傅短的叫着。宋起臣認為：应当問我嘛，我比他早來的，工資也比他多不少啊。市里要是給个什么招待券，陈永林也全叫宋起臣去。陈永林的意思是：他技术高，工齡又長，要是和他很好的團結，生产任务很快的就能完成了。宋起臣想：我去就合適嘛，除了組長，小組不就是我了吗？应当尊重我嘛。誰要是和他說話不叫他一声宋師傅，他会兩天三天不和你說話。可有一样，宋起臣是个能干的小伙子，干活洒脱，質量也好。就是有一个大毛病，好挑活干。要是

來了好干的活，又計件，他干的比誰都有勁，到材料室象下小館点菜一樣把好活全要來；怕別人和他搶，又把每個活先切一刀占上，很象貪吃西瓜似的，一塊上先咬一口，等慢慢的再溜西瓜皮。他本來烟抽的最勤。這個時候你會奇怪宋起臣什麼時候把烟忌了？等要是到計時工作的时候，他就是吸烟處的常客了。往椅子上一坐，他吐烟圈的技术也很不錯，一連能吐三四个圈；然后吐一个烟棍把这些烟圈串起來。陈永林虽然知道他有这个毛病，但总認為他才結婚急用錢，慢慢就会好了。

天長日久，全組工友漸漸都和宋起臣相遠了，願意和陈永林接近。比如，小組李明生他妹妹在鄉下沒考上中學，哥倆很犯愁。陈永林就找來一本“韓梅梅”給他和他妹妹看。过半拉多月李明生接到妹妹來信，告訴他別犯愁了，她要向“韓梅梅”學習。这时李明生也不犯愁了；要是陈永林知道誰打夜班誰在星期六有約會，他就頭三天告訴誰說：“星期六我和你倒一个班”，保險那個人不帶出廢品的。人心換人心，小組的工友對他也是这样好，夏天誰要是買來西紅柿，都挑一个又紅，又大的給陈永林留着。來了劇票什么的，也都搶着給陈永林，叫他和他愛人一起去。

宋起臣就不明白，怎么大伙和我就这样热乎呢？又听說將來組長要被提拔当工長，那么組長就該由我來当，大伙和自己不热乎，要当不上小組長，就連組長津貼也沒有了。就打津貼的錢少吧，架不住細水長流啊。

果然，行政組長从行政干部学校回來了，宋起臣听了个荒信，組長要提拔当工長，他就对陈永林說：“陈永林啊，你把小組的一些文件給我收拾收拾！”过去他和陈永林說話时都叫陈師傅，这回他認為自己要当組長了，就得有个組長样，他就把“陈永林”这三字說得很輕飄，把“給我”這兩字說的很重。

晌午吃飯回來一進車間，就看見工具室的牆上貼一个通知，有“車工組組長”几个字在眼前一幌。他真想馬上过去看一看，

又怕別人說自己“顯”，他压制住自己心里的高兴，往小組走去。还没有到跟前，就看見陈永林在那整理小組文件，他有点生气了，他想：昨天就告訴你收拾，你怎么今天还没有收拾完……。

“宋师傅，吃完啦？”陈永林放下手中的文件，走过来，孩子般的，不好意思的擺弄着双手說：“宋师傅，往后更得多帮助我了。”

“是啊，一定要帮助你的。”

“宋师傅，你說咱們今后怎么搞好？”

“一个人不能兼职过多；我看我这个工会組長給你当吧。”

“那不行啊，宋师傅，那不是团組長，行政組長，工会組長全跑在我身上來了嗎？”

宋起臣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認為自己听差了，忙又問了一句：“你說什么？”

陈永林看出宋起臣神色有些不对，不知道因为什么，只得說了一句：“我說三个組長我一个人当不合适。”

听清楚了，完全听清楚了，是陈永林当上了行政組長。宋起臣一句話沒有說，腦袋气的老大。他想：“好啊，看不起我，騎毛驢看唱本——走着瞧！等你們搞不好，覺得沒有我宋起臣不行的时候，就該叫我当組長了。”从这往后，有时对別人說：“我宋起臣是‘委屈’了。”不知怎么，有一回說走了咀，說了一句：“宋委屈”。这外号就傳出來了。

从这往后，小組有什么關鍵活完不成任务，宋起臣也不管，他的想法是：“治一治你們！”实际这劲头是对陈永林。因为他覺得陈永林变了，比如叫他宋师傅，他認為这是諷刺他。哼，組長管組員叫师傅，这不是笑話？陈永林晌午和大伙說笑話，他看見了就在一边自言自語的說：“不用背后講究人，咱們走着瞧！”每当陈永林買一样什么东西，他总認為这准是用小組長津貼費買的。这样，除了开支时比別人多拿一些工資，到副食品商店買些

好吃的，回家和爱人吃吃喝喝感到有兴趣外，他对一切不关心，和誰也合不来。

一次小组来了一批急活，要求质量很精密，陈永林找宋起臣核计，他冷冷的用鼻子哼一声说：“组长看怎么干就怎么干呗，我们组员就去干活那个角！”寒暑表一听这不像话，就要和他顶起来，陈永林把他拉到一边说：“别老顶他，团结他嘛，慢慢就好了。”宋起臣在旁边看了小声的说：“用不着里挑外掘，没啥，走着瞧！”陈永林一看宋师傅不伸手，就把大伙组织起来，开个技术研究会，用自己研究的那个一刀双刃法解决了问题。这回寒暑表可有说的了。他总用话敲打宋起臣。一个料头掉在地下，寒暑表弯着腰拾着料头，两手一边拍着大腿一边喊：“那位技术高明的快出个主意吧，要是不出主意这个料头可就拾不起来了。”宋起臣气得鼓鼓的，他想：“要不是陈永林挑拨，韩曙晓不会这样！”他总惦记着找个差出口气。一次他和寒暑表倒班，寒暑表把一把磨好的车刀，怕碰了刃用布包上放在工具箱里。可是二班的宋起臣来了一找刀没有了，翻了半天觉得什么东西碰了手一下，他一看是车刀用布包着，他咬着牙，心想：好啊，这是你们干的好事！藏起刀来了，看我计件多你们红眼啊。好！他下班后把小组唯一的一把活顶尖藏起来，第二天影响了小组的生产。宋起臣本想就这个事好好可蠢可蠢韩曙晓，谁知陈永林说韩曙晓不是藏刀。在宋起臣眼里认为他们俩是一个鼻子眼通气。陈永林本想批评宋起臣一顿，他又一想：这只不过是一次误会，慢慢就好了。

慢慢的，慢慢的，宋起臣倒坏起来。他连国内外大事都不关心了。一次车间搞时事测验，问埃及在什么地方？宋起臣答了个“那地方出大罗马牌手表”。别人订报纸，也动员他订，宋起臣觉得连徒工们全订了自己不订不带劲，他就订了一份贱的，谁知道报纸一来还是周刊的“健康报”。这在他来看是一点用也没有，

后来和一个徒工讲好俩人把报纸对换一下，这份健康报给徒工，徒工的报纸上要是有什么储蓄中奖号码的就给自己。这样，寒暑表一见到陈永林就说：“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慢慢的，慢慢的，这样他是好不了！”团支部会上也给陈永林提过，说他对宋起臣有些迁就，陈永林也主动的和宋起臣交换过意见，事情还是老样子……拖了一年多，宋起臣自己认为也委屈了一年多。

大鸣大放一开始，党支部召集座谈会，设立了鸣放园地，组织大家鸣放，宋起臣写出了第一张引人注目的大字报：

“为什么叫后来的人当组长？是不是领导看人下菜碟？为什么不重视有技术的老工人？”——这个大字报写的最大，一张报纸写了四个字，上边下边用红色划上了大的，小的，很多很多问号。虽然笔名用了个“追根”，大伙一猜就知道是宋起臣写的。

大伙全围在那看的时候，宋起臣也过来看着，当他看到有人直摇头时，他认为别人同意他的看法，他对摇头那个人试探着说：“我看这个大字报写的顶实际，你说呢？”那个人没有回头，一边看一边说：“谁都可以提个人的看法，鸣放就是这样。”宋起臣觉得他的看法是不会错的。

宋起臣第二天一上班，好家伙，不老少大字报贴在自己的大字报附近。有的大字报上划的问号比自己的还多。他一看就知道别人反对他的意见，他两个耳朵直嗡嗡。他一张一张的细看起来，这好像他有史以来第一次这样细看文件。有一张大字报上写：“追根先生，哪个领导看人下菜碟了？”后尾一连串五个大问号；有的写：“当组长可不象媳妇变婆婆，一个顶一个；当组长是看条件，谁合适领导就确定谁当……”使宋起臣奇怪的全厂有名的“大老好”，十天说不上三句话的扫地工老刘头，也叫别人帮他写一张大字报：

“谁闭着眼睛说话？慢说有技术的，就是我这没有技术，只能扫地的老头子，还给我戴职工代表的红布条哪！”有一张还问：

“追根！你是誰？”宋起臣心里想：“不用問，我不說你們不知道。”当他把大字报看完时，很生气，都要他拿出实际事來說出：“誰看人下菜碟了？”宋起臣把自己小本上的紙撕下來一張，寫：

“我答复你們，我們車工一組就是这样，陈永林就比我后來的，他就当組長了。”筆名还是“追根”，寫完了扔在鳴放意見箱里。

晌午下班，一看有一張大字报上寫：“宋起臣：你当組長够条件嗎？”他一楞：“怪呀，誰知道我的姓名了？我寫大字报也沒有提我的名字……”他想：知道就知道吧，好吧，咱們就明干吧！

大字报这么多真使宋起臣一时看不过来，那些筆名可也真不少，什么“退修”“反击”“一工人”“衛兵”……宋起臣有点心神不安了。一下午活都沒有好好干，一会儿去看看大字报，一会又寫些什么，陈永林看了后，馬上就上車間整風办公室找刘支書去了。

“刘支書，这不行啊！”陈永林着急的說：“全朝宋起臣來了，他受不了啊！”刘支書放下手中的文件，慢慢的說：“別忙，陈永林。現在宋师傅受不了將來会受得了的。一个人身上長一塊瘡，想治好它，动手术时全是难受的；要是一狠心割下去病好了以后……陈永林，你說呢？”他倒了一碗白水給了陈永林。“过去在帮助同志时，你的方法上有时是好的，但是有些也不对。宋起臣和你在一个小組，思想上有些問題，不能說你沒有責任。当然我也有責任。过去和宋起臣心里話唠的少，不够关心，这些要在整改时寫檢討材料时我再細談。先說你过去的毛病是不敢把矛盾擺出來，有思想斗争的时候，就躲过去了，这样是思想軟弱的表現。这次整風，大鳴，大放，大辯論，就象一个大火爐，每个人全要在这里煉一煉，有毛病的这一煉就好了，硬度不够的一煉也合乎質量要求了。沉住气，回去考慮考慮吧。”刘支書一說話，总是用大伙熟悉的事和字眼來作例子，所以使人領会的很快，陈永林叫刘支書这一点，真覺出过去对待宋起臣有点哄着，缺少应有的批